

後漢書

范曄著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

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

篤少

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

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

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

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

其所知乃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不

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

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成周之隆乃

即中洛周成王就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

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

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

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

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

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或

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

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

即日車駕策

由一卒

前書成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或知而不從久都堯

堯

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堯堯音古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堯音古交反堯音古角反

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

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

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

光武紀曰甲寅

西巡推天時順斗極

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斗極北星

行也運轉而排闥闖入函谷

閭闔天門也函谷故關

觀阮於

嶠電圖險於隴蜀

圖猶規度也

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

宮室傷愍舊京卽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

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然以思諸夏之隆喟歎聲遂

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航

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千乘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

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楚辭

日橫大江今揚船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

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六王邸高車

殿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涇渭往

往繕離觀東臨霸漭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

也規龍首撫未央規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

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規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各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是時山

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

以拒外客有為篤言彼埒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埒井

喻小也莊子曰埒井之蛙潢汗涇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汗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

之涇澇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揚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淵澇澇澇小貌也涇音天

鼎反澇音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利

器不可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也世

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曉曰昔

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

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

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

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蹈滄

海跨崑崙揚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奮慧光埽項軍星

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

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

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

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

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

之物不鬻於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

亂正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

後嗣

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

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

前書冒頓

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

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陞

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校平城之讎

校報也冒頓單于圍

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祖於平城七遂命票騎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

青為大將軍霍去病也

去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

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

匈奴曰遂獵乎王庭席卷漠北叩

勒邠連

漢沙漠也邠連匈奴中山橫分單于屠裂百蠻

百蠻夷狄燒剽帳劉毛布也繫闕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

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言頓作鳴鏑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

左右鹿蠡王前書作谷蠡馳阮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侏方言侏養馬人也字

書侏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侏為粟牘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

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馬鞭馱馱駿馬也馱音決馱音曉出汗血馬

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

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

隅北建護西羌揚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氏焚寥狼邛苻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東擁烏桓

蹂躪滅貊字書擁亦摩字音摩方言云摩滅也南羈鈞蹂踐也麟轆也音吝滅貊東夷號也

町水劔強越將軍等下水町西南夷也水劔謂戈船殘夷

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郡縣日南漂槩朱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部尉

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

月餘有黃支國俗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

與珠崖相類也摧天督即天竺

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瑒瑒戕觜觶郭義恭廣志曰

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觜觶大龜於是同穴裘褐

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

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非夫大漢之盛獠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

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

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呂皆莫

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宏

麗可思可榮羲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

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文王居霸王所以衍

豐武王居鎬並在關

中故曰育業也

霸王所以衍

功戰士角難之場也

行廣中也秦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

尚書

雍州厥田上上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

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蠶生萬類

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

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

梗枏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

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

漸澤成川粳稻陶遂

薛君注韓詩曰陶暢

也爾雅曰遂生也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

前書東方朔曰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

金一金也

田田相如鑄鑿株林

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椎也音甫

袁反埤蒼云鑄鑿也謂以鑄鑿去林木之株槩也

火耕流種功淺得深

以火燒所伐林

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

既有蓄積隄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

北據谷口東阻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

嶠之巖嶺之下嶽嶽謂嶠也嶽音吟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

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嶢音堯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擁拒守褒斜嶺

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鴻渭之流徑

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

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阨塞要害

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一卒舉礪千夫沈滯

礪石也前書劄奴乘隅下礪石音力對反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

石塞龍蛇蟠筮笠居羊腸道魚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

與守近利以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士卒

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肇十有

關中士卒

易與保守不降下也

肇十有

二是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

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

效曰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劉用霸則兼并謂秦

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

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進攻則百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

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

慢違偷忍猶盜竊也徒以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假之

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天昇更始不能引

維昇與也言更始不能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

負且乘致寇至言更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

始為赤眉所破也

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鬪于野易曰龍戰于野

誰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

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符也前書曰王吉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

老父立號高邑舉旗四麾舉拔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

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

漢耿弇弇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闕如虓虎注云虎之

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帥之攸向無不靡

披蓋夫燔魚剗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

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云燔魚大呼

以祭變禮也剗割也音之究反謂高祖斬蛇也

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鑢鄒

龍淵劍解見韓棧傳說文鑢鄒大戟也音莫邪

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

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

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

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

復乎大漢

爾雅曰疊疊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亶亶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

始瘳

瘳差也

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菽萌之不柔

揚子雲長

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

趾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

遺

也留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

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曰申

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

左衽鑿錫之君

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鑿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鑿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牛于反埤蒼曰錫

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

而不伐勤

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

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

左傳曰吾

將畧地焉畧取也

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易曰成性存存也今

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

前書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

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
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

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

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

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

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

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危客以利

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
澗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

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

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

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

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

吏

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

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

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

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

賦誅弔書讚七言女誠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

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

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

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

潁川郡故城在

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

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

神說疾凡四篇。

岑一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

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

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

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

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子。

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

號曰文德先生

傳毅傳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廸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勸迨及也勸勉也日月

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

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在茲弱冠靡所

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謂傳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

說也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尚故曰二武丁興商

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

又六十一

之士謂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德積

傳說重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續繼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

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

用其緒允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

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曼為孔鄉侯傅商為汝昌侯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

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

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漑濯我誰能昭聞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

也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詩云

與子契濶契濶謂辛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

苦也懈怠也忒差也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秩秩美也猷道

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

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

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誰能有所

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誰能有所

成者言必閑暇可能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

也言為事不專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

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則不知所終極也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

徒煩勞於我心兼於戲君子無恆自逸徂年如流鮮茲

聽眾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恆自逸徂年如流鮮茲

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行邁屢稅

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密勿朝夕聿

同始卒韓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毅以顯宗

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

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
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
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清廟詩周頌篇名
序文王之德也

由是文雅

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
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
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
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

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

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

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

貞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

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

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

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

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

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

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

得以弱冠

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

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

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

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尊要

謂尚書令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

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

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

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

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瞋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

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土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馮衍傳乃悉以賦人課令

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論幾十篇

劉毅傳大同曆李紱亦自文太為東賻汲蕃詩精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

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

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

賜錢三萬拜議郎賦心風各詣東賻受臨於煇我蘭臺

李尤傳竄冀縣人也少以文章顯味帝初於中賈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
 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
 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
 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
 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
 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
 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
 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

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

學著誅書論四篇

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寶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

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

與校書劉駒駖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

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甯元年太后又

詔珍與駒駖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

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誅頌連珠凡七篇

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甯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

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
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

雖工宜去葛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

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
州縣也蕩音湯辟

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

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

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
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
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
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

山與父叔帥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
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軌法也

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

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

帝舜德隆英皇

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謙讓恭敬思

道也周興三母

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

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姪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

之行及其有身日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

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思媚太姜太姪旦夕有莘崇

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宣

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

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

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

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

政早朝晏罷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

音之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

葉漸已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

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夫人為一夕凡十

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北雞之晨尚書曰北雞無晨北雞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謂王者之御宮人如

謂王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夫人為一夕凡十

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北雞之晨尚書曰北雞無晨北雞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謂王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夫人為一夕凡十

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北雞之晨尚書曰北雞無晨北雞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謂王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夫人為一夕凡十

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北雞之晨尚書曰北雞無晨北雞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謂王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夫人為一夕凡十

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北雞之晨尚書曰北雞無晨北雞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謂王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夫人為一夕凡十

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北雞之晨尚書曰北雞無晨北雞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謂王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詩人是刺德用不憚謂詩人刺番

向為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憚謂詩人刺番

為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

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謂惑姐己也紂

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姐己也紂

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不從自孤謂獨夫也紂

其心縱毒不辜福反不辜謂菹梅伯脯鬼侯之類也

諸父是殺孕子是劓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

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劓剔

而死武王乃斬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

以輕呂之劍也杜預注云螭山神

獸形故以此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

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母后不能循礼法爭競相

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

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而笑後競罹禍而號哭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

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

放桀於南巢褒姒斃周幽王嬖褒姒妲己亡殷趙靈

沙邱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

何愛施主父憐章北面臣諫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

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邱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

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

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

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採雀鷩而食之三月餘死沙邱宮

見史戚姬人豕呂宗以敗后紀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孝武帝陳皇霍欲鳩子身乃懼廢之孝宣帝霍皇后霍光
后以巫蠱廢霍欲鳩子身乃懼廢之孝宣帝霍皇后霍光
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歆微無怙

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

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日不常中月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日不常中月

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

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日諷梁冀見之呼琦

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勵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

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劉攽曰案吏當作史今將軍累世台輔

任齊伊公伊尹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

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

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

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
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 冀無以

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
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

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

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

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

凡十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嘲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

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

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

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上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考證

杜篤傳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
具載著述篇數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何
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
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

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

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常

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

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綱紀以能

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

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

儒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併優

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

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

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

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君子仕不為

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鄭謹諷陰之田君子仕不為

己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豈以

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

賦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壹內微 辭 意 平 亦 平 火 幸 歟 大 賢 非 等 也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

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

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

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宣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飢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胛拜受之不取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

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飢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

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若太子病所謂尸蹙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

石以取三陽五會有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

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輪說文輪車輻間橫木鍼石運乎手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下 列傳

爪 古者以砭石為鉞凡鉞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 今

所賴者非直車輪之耩脯手爪之鉞石也乃收之於斗

極還之於司命 禮記曰祭司命鄭元注云文昌中星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

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

敢班班顯言 班班明貌 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

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 禮記曰羅網畢翳鄭元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 穿在下

機捕獸機檻也 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 繳以縷係箭而

射者 羿子穀左 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

也 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

翼也 引 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

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

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神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

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

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

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

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

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

其怨酷甯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

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

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

之多 媼媼名執撫拍豪強 媼媼猶偃僂也 媼音衣 宇反 媼音邱 矩反 撫拍相親狎也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 偃蹇驕傲也 捷懾逐物日富月昌 捷疾也 懾

懼也 急懼遂物則致富昌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

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

羣吠之狺狺 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狺大狺狺以迎吠 關梁閉而不通 狺音銀

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

而待燃 柂可以正船也 音徒 我反 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於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當今之

孰何以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 閃榆傾佞之貌也 行傾佞者則

卷一百一十一 效傳 三 八八二

享榮寵而見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甯

納用榆音輸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

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

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

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

上抗隣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婢直者見棄

故倚門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執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

賤而懷德義也禁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

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

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

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

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

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

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

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

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

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

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

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

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日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

乃今方遇而忽然

謂死也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

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

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奉謁通名也

時諸計吏多

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屣

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

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敝惡之車也

露宿其傍延陟前坐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

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

琴操曰卞和得玉璞

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

陟乃與

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

道經宏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

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

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

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

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日

惟君明叡平其夙心甯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壹故謂為所天

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

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

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

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

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劉攽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

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以貴

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高可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

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

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

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

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

歷說謂孔邱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

人不知己而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
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
焉能使余不
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

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

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
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

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負質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

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
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動膝灸壞潰人有四關
十二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

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

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

言著賦頌箴誅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甯陽人也

甯陽縣故城在兗州龔邱縣南梁

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

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

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

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

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

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

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

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

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音子隨反

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

是以

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以救過為正

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

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

之師

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

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

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

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子囊楚令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

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也 寵榮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

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

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放曰注楚靈王子

圍案文多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云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

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

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

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言石能除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

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季武子無適子

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中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

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

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

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

動不穴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甯將

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

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

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間也間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

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論語之文

夏書曰念茲在

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

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庶眾也言眾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

利回不為義疚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

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

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

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勃鞞以逆文為成

勃鞞晉寺人名披左

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祛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

之難告之言初雖逆傅瑕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

文公後竟成之也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

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

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

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故曰不在逆順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

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

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礨礨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

道以北居礮礮之山居三年礮壘大穰礮壘之人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

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

手礮音猥礮音盧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路將使子

羔為費宰曰有民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

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

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

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

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

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

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章華臺解見馮

行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

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日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

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

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

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
人罷焉財用盡焉
設長夜之淫

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
國苦之數年乃成
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

宴作北里之新聲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
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
陳蔡二

楚所滅也
乃作斯賦以諷之
胄高陽之苗允兮承聖祖之洪

澤
胄允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建
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

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成
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超有

晉文也○劉敞曰注與齊晉強案文少一爭字
超有

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
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
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
皇佐謂鬻熊佐文
王也左傳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
惠風

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

神武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且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

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

於願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攜窈窕從

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邱史記紂作糟邱

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辭曰蕙肴

兮蘭籍持激元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

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

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

日二八齊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

容起鄭舞

口激楚左傳曰煩手淫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聲怕埋心耳乃

忘平和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鞋曳華文方言

謂之裙釋名曰婦羅衣飄飄組綺繽紛組綴也縱輕軀

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

於是歡嬾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

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

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

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

繞結歌聲激發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

兮神化化協韻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

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

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言其貞也

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

籥如

簡六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

而雙躍兮

比目魚一名鱧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游魚出聽

孤雌感聲而鳴雄

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宿焉羈雌孤雌也

美繁手之輕

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眾變已盡羣樂既考

考也

歸

平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

黃帝軒轅氏得房中術於元女握固吸

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

說苑雍門周說羅幃來清風

攜西子之弱腕

兮援毛嬪之素肘

西子採薪

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嬪

毛嬪也莊子曰毛嬪麗姬人之美者

形便

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

淮南

予曰今舞者便媚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

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屣躡也

惘焉若醒撫劔而歎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

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

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

之士階墨子曰虞舜士階三尺茅茨不翦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蓬蒿草萊之間也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

韻音乃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

伐紂入百諸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

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

國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

天下匡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

恭乎上京言楚尊馳涓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

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

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進以禮見之讓善

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

並脩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

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

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雖振鷺之集西

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

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竊見令史

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髮為髻也

亂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

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

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

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

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劉敞曰案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

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

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

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邱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洎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

宜也邕竊悃邑悃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

久在煎熬鬱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

之機密展之用力展陳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

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人為阿宰有善績苟堪

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

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

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

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其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

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

給敏也

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

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

卑栖遠趾不步局

窘迫也

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

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

人籍貧賤無天錄

富貴者為人所載不載於天錄天錄

於典籍也貧賤者謂若蕭曹見名於

圖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

言通塞苟若由己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

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也

陳平敖里社

陳平為里社宰分內均里中曰善哉陳孺

子之為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

韓信釣河曲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淮陰

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德音流

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

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

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

科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

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

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儻

作為資暮還輒斃柴以讀書

難古然字

常以禮自牧

易曰卑以自牧

也牧養

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

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

述

覃靜也

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

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

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

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

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

令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

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

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白屋匹大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

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

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

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

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

武將墜乃俾俊臣也俾使整我皇綱董此不虞董正古之

君子即戎忘身易曰不利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

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勸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呂尚

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鷁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

休門生門五將地有九變邱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者天目文昌等

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泥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眾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泥地所由入者

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

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人有計策六矣。○劉攽曰注有汜地案孫子汜當作圯

奇五問陳平凡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

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

內問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反問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也死間者為証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總茲三事謀則

得於敵者也生間者是反報之者也

咨詢而詢謀於眾也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

野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

韓信師事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

處蓋誤也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

誅管蔡石碣殺其子厚也克勝也前書孫寶曰周公上

聖邵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碣純臣

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

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

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
文以爲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
門洛陽城東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
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
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

今瀛州鄭縣

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
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
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

少有

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

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

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

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為盪寇

將軍見魏志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略

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

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

唯

善魯國孔融及宏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

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

思俾又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尚書帝曰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孝武繼統將宏祖業

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

也載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

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惟岳降神異人並

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

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觀

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宏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忠果正

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亶謂子

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

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鷲鳥累伯不如一鷲鄒陽上

也鷲大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

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之計請必繫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鈞天廣樂必有奇

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

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

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

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

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飛兔驤裘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

兔驤裘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

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

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

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

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

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

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

絞及小禪通史志曰次至衡衡方為漁

也鄭元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

陽參搥蹠躅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躅地

易衣畢復擊鼓參搥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

臣賢案搥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

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

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

名則搥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搥而去足知

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

參七甘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

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

是先解相衣杜預注左傳曰相近身衣也音女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

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

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

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棨杖說文曰棨

大杖也音佗結反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

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

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
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
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
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
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
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
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也
表憮然爲駭也音撫也音撫之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
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

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

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

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

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

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

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

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

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劉放口按覽當作攬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

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

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罵言也等道

猶今言何勿語也

何物者猶言何物老

祖大怒令五百

將出五百猶今之

宦者

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祖主簿素疾衡

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

乃厚加棺斂衡

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

毛詩序云

情發於中而形於

而篇辭作斯

文章之為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雕

斷也易曰君殊狀

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揚雄曰詩人之賦

麗以淫禮記

曰不辭費

麗以則辭人之賦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考證

邊讓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日知錄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禰衡傳于是先解袒衣○袒諸本俱誤袒從左氏傳杜注改正

出如五

顯爵爵千 夫戰時太 所前本 爵爵我全 天爵地

爵入也

爵以也 爵爵大 爵爵五 爵爵命 爵爵絲 爵爵表 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

爵爵爵卷一百十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

宋 宣 城 人 太 學 守 范 晔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

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

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

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

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

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也或

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

共心范式張劭也蹈義陵險死生等節繆彤李善也雖事非通圓

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

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措置也載之則貫序無統以

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

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元傳

譙元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

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

行義者各一人州舉元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

懷忘皇太子多橫天折元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

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

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忘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蠱

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

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

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

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

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

施

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元輒

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

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

左咸舉元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

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元為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持節與太僕任暉等

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

居攝元於是縱

縱舍也

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

間私也

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元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元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元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元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元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

年卒明年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

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元家錢時亦有鍵為費

貽不肯仕述○劉敞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

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

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秩六百石

李業傳曰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

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

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

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鼓弩射市

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

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

洋乎邱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

此兩入而後從政邱聞之也刳胎殺天則騏驎不至竭

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

尚知避之而况乎邱哉乃還也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

也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

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

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

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

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

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

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

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

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

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

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
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
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
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
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
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
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是時犍爲任
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
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
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

卒皆詰青首以鐵世鍊不妻對飲前聖制無言良千人

亦又劉茂傳燕前並攻學對古公新救賊燔命卦以高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

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

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

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

避世宏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

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

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

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
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
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
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
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
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
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趣之
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
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
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

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
 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
 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
 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
 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

弓里戍

弓里姓也

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

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

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

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序墓在今

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

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

樊封季札漢改曰毘陵

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休假也

與脩俱歸

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

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

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

行太守事

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

本名郡尉掌佐太孝景時更名都尉

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
禰衡傳

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
劍斬張禹上欲殺

之雲攀折殿檻西京
雜記云攀折玉檻

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

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

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

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

索盧姓也

東郡人也以尙書教授千餘人初

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

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

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

若秦

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

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

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

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

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

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

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

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

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

○劉放曰

案文少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嘆曰我

平王之後正公元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

采於汝墳也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

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

陽城嘉從太守何做討賊做為流矢中郡兵奔北賊圍

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做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

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

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

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

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

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

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

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等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寃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

儀禮喪服記曰

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

之經帶

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

壙將窆

窆下棺也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

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

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

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

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

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

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

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

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

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
 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
 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
 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
 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為新野縣阿里街卒
 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式
 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
 及平生日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
 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

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

潔行數十年終不以財

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晨門肆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子欲居

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

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

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備未竟不肖

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

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

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

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

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

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

乳為生漣

漣乳汁也音竹用反

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

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

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

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邱令上書薦善行

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

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涪陽過李

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

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

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恂傳

王恂字少林

恂音純

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舍

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恂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恂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

牽饨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饨所由得馬
饨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
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饨自念有葬書生事
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
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
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饨悉以被馬還之彥父
不取又厚遺饨饨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
都令假饨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饨由是顯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爨亭音爨
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饨曰仁勝凶郿

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恠咒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

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

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
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
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
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
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
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勲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
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

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

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

○劉攽曰案文上嘗

當作常

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

謁舍所謂停主

人之舍也

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

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叔元汝南人少為縣吏居官無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邱縣東北

年十五詣

太學師事鄴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陞

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
人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
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
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
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
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
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
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

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
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
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
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
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
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
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
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
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
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

下音假借

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

騰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

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

之士頗有不合騰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

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騰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

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激

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

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見

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

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

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爲

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

前後十餘通記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

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

日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
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甯
者誤持鄰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
綉以償之後甯喪者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
俱拜尙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
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
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爲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爲郡功

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

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

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

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

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

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官

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

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事七

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以姓灌章豈其然乎

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
至蒼梧太守

范冉傳

范冉字史雲

冉或作丹

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

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

常賃灌園耻交勢

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

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

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冉乃與弟

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
 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
 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
 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
 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
 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
 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
川縣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
東南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
 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做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

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

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拮拾麥得五斛鄰人尹

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

取緣悞作敢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

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

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

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

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

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

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

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

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元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

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前書劉向日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肘也隱音於靳反知我心者

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

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

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諡法清白

守節曰貞好廉自剋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

表墓焉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

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

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

不變容又燒鋸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斧使就挾於肘腋何承天纂文曰

雷今之鋸也張揖字詒云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鋸字就語獄卒可熟燒

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惶

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

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

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

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
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忸行無義性快也猶言慣

習駮音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

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襲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

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

寵舉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

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
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

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

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
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
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
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

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郇侯郇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

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

天下遂歐血而死奉養傳父不圖為世於前昔為子

卒德向栩傳德出世也示尊尊德歸母曰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少

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

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

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鄭元注儀禮云如常於竈北坐

今著慘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今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

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
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邀諸乞兒
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
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
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
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
及到官畧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
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
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
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

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

百官志曰每州皆置

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為

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

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

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

柴聚菱茅以自環

菱乾草也

搆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

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
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
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
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
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
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辟爲功曹翊以拂名
公之子拂嵩之子也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
陽翟黃綱恃程夫入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

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

利爲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

禮記曰名山大

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

甫則自以不孤也

申甫拂之子

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

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

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

妻娶

寡婦曰嫠無夫曰獨

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

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

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

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

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
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
士也遂俱餓死

蘇郡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考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

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
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
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
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
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

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

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元菟任

為郡吏時元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

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

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

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忒武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乘履方正不差二也

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新刻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太守第五倫嘉其行

初拜曰第五倫為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

置此吳郡由拳齊作曾稱

范冉傳與漢中李固河內王與親善注謝承書曰與

子昌何焯曰下文王子湖即與字也與湖書互異

至於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實為友李公被難在

相帝建和元年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則

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火書於前爾

乃先盜身者也諸有爭訟則直將質之於烈或于

反政望虛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

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

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見魏志

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

得高名遠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

遼東年七十六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張武傳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太守第五倫嘉其行○
何焯曰第五倫爲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
立此吳郡由拳當作會稽

范冉傳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注謝承書曰奐字
子昌○何焯曰下文王子炳卽奐字也與謝書互異
至於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爲友李公被難在
桓帝建和元年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
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大書於前爾

凡與字跡同發舉李公以實文大書於前

師帝裁味示卒幾與雲文支限持一李字望史家因

至然李公各輩口高不特與史雲為文李公所撰亦

于昌。師執曰不文王于師明與字也與備書互異

師再釋與與中李固所內至與勝善書撰派書曰與字

立此與派由奉當非會書

師執曰第五命為太守代裴允錄吳派至派書

裴允與派允香吳派由奉人少太守裴五命讓其計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宋 宣 城 公 孫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其 賢 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尙其占易繫辭曰以言

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

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

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

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然神經怪

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

得而闖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元龜負書

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

沈璧壇畔箕子之術

說洪範五行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之部

陰陽之術也

七志有師曠六篇

尚書中候也 鈐決之符

兵法有玉鈐篇及元女六韜公對武王曰主將

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

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六寸有講糧

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

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

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

有食益兵之符符長三寸有諸奉使行

符稽留若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探抽冥蹟

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

按爾雅曰蹟也其流又有風角

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

挺專須與孤虛之

術風角六日七分

解並見郎顛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

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

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闢陽為天前

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

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珽

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

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筵音大甯反須臾陰陽吉凶立

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

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及望雲省

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及望雲省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

以占而斯道隱遠元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之也命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三列傳

二

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

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欒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拜文

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抵側擊也後王莽

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

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

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是以通儒

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

衡之流也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

行漢書卷一百二十三

上八

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所偏不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核五愛反若乃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

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

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元注

詩敦厚近愚書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

亦失也

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執故偏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

稱虛誕者亦爲失也劉放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真中

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

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宏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

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雋太守

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

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

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

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早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
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湔水涌起十餘丈

元麗

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

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

篡後文公推數

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

環舍趨走日數十

劉攽曰舊本有倒字不合刊去

時人莫知其故後

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

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

時蜀武擔石折

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

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筭

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

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鄴邱漢改為新鄴章帝建

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

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

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

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
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
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
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

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

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澀埤蒼曰澀噴也音異執法奏爲

不敬執法糺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

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

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鞞鞞在馬音允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

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瞶不復言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

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

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

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

反乎

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

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

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

四百餘里數年乃立

塘堤堰水也

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

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

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

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
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
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
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
尼邱山中

下四方
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

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
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
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

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

騎吏迎之

○劉放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日字

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

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

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

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

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

明府

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

行縣輒軾其閭

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

獲遂遠遁江南卒於

石城

石城在今蘇州西南

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

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上方詠視

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吝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

王喬墓在今葉縣東

吏人所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

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

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顛望之不得到

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

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

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

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

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

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

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

罰遂成舉孝廉為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

其業也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聘娶皆成善士

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

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

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

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

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

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

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

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

劉放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

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政本是治字避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

作化後人誤也

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中極孔安國注云皇

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

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四科見文苑傳尚書

咎絲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仁足濟時

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

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

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

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

董督也勗勵也

得以免戾寔賴厥勲及

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

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

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

察寶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

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宏道奧同史蘇京

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

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

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

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

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厯象下使五品咸訓于

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

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

乘夕惕若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惕戒懼若危厲

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

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

柴車賤車

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

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

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墓謂塋域墳謂築土

時博士渤海郭

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

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曰此古滌內當有少其然不為害於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

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

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

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西郡

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

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

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

人之風揚塵轉削若

是屏障何由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

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

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

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

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容山有所容因名焉

少

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

當詣廷尉吏民不甯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

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

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

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

日向度宛陵浦里航

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

馬跪足是以不

得速

跪屈損也

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

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

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傳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甯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

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鶡鵠參益州之分野

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郤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郤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郤歲中舉孝廉五遷尙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表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

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

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

故郤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

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

封郤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

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

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

書也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

子固已見前傳弟子厯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

鄭元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

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槌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 又音力

弔反 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

尚書教授常數百人

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

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

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

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

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

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

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

謁姓也

先為諸生從扶學後

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

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
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
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
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

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

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
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
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國語三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
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

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盈之不如其

已金玉滿堂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莫之能守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幸淫人富謂之殃

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

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齊賈似之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

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
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

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
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

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隱於壺
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

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

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

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

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

藝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

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幽居修志銳意

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鄴人也篤

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

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

卒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綬安邱人也善京氏易

也食瘠服問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

昂孔喬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

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

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

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

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陳留

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顛自有傳

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

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

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

策書備禮元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

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
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
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
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
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
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晏然自得
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
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
之中一簞食一瓢飲

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

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尙書奉引賜几杖
 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
 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
 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
 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
 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
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
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與英俱
 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
 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
 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

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

變災異復於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

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

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

禮記曰凡

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

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

帝時以諂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

中其齊用矩諷外無風矣所以言之夫陳平文章與好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

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

通物方宏時務也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

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

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

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

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

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疏也文章雖美時做則不用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

陶措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

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而或者忽不踐之

地餘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

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

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

也猶掘

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

遠術謂禮樂國華謂道隱逸之士也以

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甯平智盡於猜察道
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
以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
乎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

許楊傳反乎覆陂當復○

臣會汾

按前書翟方進傳此

下有誰云者兩黃鵠六字

寸百精云青兩黃黠六字

精黠對平聲刻當對○

此會依對前書聲式並對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宋晉韓宣公羊城

太忍守范 曄撰

唐字文章北齊懷

東人太寒貧子自賢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十八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

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以問檀檀

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

甯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

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

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蕭蕭也謂屏牆也言人民至屏無不肅敬也

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

揚兵殿省

揚舉也

誅皇后

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

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

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

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

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

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
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
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

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

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劉放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

後舉

孝廉以高第為主事遷繪相

繪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

時

繪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列傳
二
分四八

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
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
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
使臣爲輔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做所侵官民
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
因苦辭諫做做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宏農令縣界
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
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旣霽而螟蟲自銷百
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宏農人獨得

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

六子皆知名

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

有顯驗時大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

乃謁太山請命

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

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

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

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官有東名當東北

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

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

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

陽南武陽開陽陽城宜發五陽郡兵

郡名有陽謂山陽廣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

也類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

一時平夷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
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
免後拜尙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元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
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
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

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
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
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
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
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信之遂求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

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

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

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褻秋毫之善貶織芥之

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

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

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

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弟舍

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

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

農而卒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

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

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

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

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

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

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

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

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

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鍼石之間

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
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
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
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
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
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
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孚遊學徐土

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

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

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

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

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

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

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

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

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
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
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
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
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

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使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而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而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冷出著粉汗糝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劉攽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巨

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也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

餅人萍蘘甚酸詩義疏曰蘘澹水上浮萍者麓大謂蘘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

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蘘也。劉攽曰注蘘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可取三

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
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
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心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卽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曉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

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

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
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
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
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
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腳蹙不能行佗切脈便
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
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卽行也後灸
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爲人性
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
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
特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
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

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
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初
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
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
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
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
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
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劉
攸曰普依準佗療案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
又不全須有一病字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

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

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

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

損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

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

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

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

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

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麩散

佗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

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

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

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劉攽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日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

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

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

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

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

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

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常屈
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

頸鶴息也鶴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鶴郭璞曰似雉長

尾走且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
鳴也

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

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

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壯色如桃花口能

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

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
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

其鄉里親故人也
玉女三十人并令謝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

閩中地今泉州也

本女子

化為丈夫善為巫

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

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

頭閉目便可執縛躍出射去如弩箭

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

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

鄭元注水甯縣經烏

傷經曰吳甯溪出吳傷謂之烏傷溪在

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

各相謂曰今既同

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

不流炳復次禁枯

樹樹即生黃

易曰枯楊生黃王弼注云黃者楊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

禮神唯以東流水

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

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

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章安故城在今台州

回浦光武改為百

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據

梧支也據忙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

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

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

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

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

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甯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

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人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陂中也

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

又爲作一符曰以

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

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

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

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
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
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
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
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
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
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
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
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
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

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會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
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
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
市鮮須與還乃飯○劉放曰又嘗坐客使至宛案至宛
市鮮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
往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
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

今曹州縣

句音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

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

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
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
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
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
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
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
有千數旣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
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

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

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

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

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

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顧

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

小佳並行應之並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

而絕曰寶無守異則論命人思感事物曰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

根學道太守史所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或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日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

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元放於下坐劉

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放於下坐劉亦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未嘗以應曰此可

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劉放曰案於盤中

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劉放曰案文會者皆

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

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

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

得也操恐其近卽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

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卽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

使蜀反

○劉放曰後操使蜀反案文少一自字

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

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

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

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

鑪酒肆也

操懷不喜

喜音許吏

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

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

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

○劉放曰案文當作

走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

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

言何遽如

許為事

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三

×文×

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頽川郤儉能辟穀餌伏

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

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數倍議郎安平

李章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寒中泄利始至殞命

後始來眾人無不鵠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宏農董

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

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

人之逐聲乃至於也是也

計子勲傳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

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日

中果死其家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劉攽曰宓縣人案宓當作密其初行久而不還

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

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

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

卿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

與鬼物交通。編姓也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

於姚吳能劾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

所病侯為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

卷之三 列傳 九

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劉攽曰問之按文當作日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

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

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
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
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剝腰帶割玉刀時悔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
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一著藥投沸膏中有
藥奮尾鼓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
余時問言甯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
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
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
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
君達號青牛師曰漢武帝內傳
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
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
識與不識便以要聞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
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講求女生未
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元邱山去○劉效曰註
連年講求女生未見授按文當云連年講于女生求見
授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傳

王真傳 卷之三 友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

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

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

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

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翕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劉攽

日註習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

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

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

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

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

書仙藥焉

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

訛實乖元奧越不貪何至五辛半艾前錄不怠其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下 燕人燕王真手且百數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下 燕人燕王真手且百數

川又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考證

許曼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卽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薊子訓傳共摩挲銅人注。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至京師曾初平病及邑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樂

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言乃恨不取其

書仙藥焉此書仙藥也

贊曰幽賦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易感靈效如或

訛實乖元奧

元平。三國志書并則帝景賦元平

漢子賦書共舉舉證人書灑元水錄書曰廢文帝黃

丸是林錄明劉祖善然且不聞音書也

信曼書祖善是林生今并效世。何秋日今世祖善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二下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

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

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己以鎮其

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

謂申徒狄鮑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然觀其甘心

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

處間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故蒙恥

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誅之曰

不傲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

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彼雖

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

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櫝

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

也沽謂然
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

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

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揚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字諸

慕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

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

人謂以計數取物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越王夫

為篡篡亦取也而去筭側席而坐韋昭註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及

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旌美好

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日賁于邱園束帛蒺藜蒲若
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

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

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

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

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轍

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

外傳曰山林之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世

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野王二老傳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

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曰即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

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

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

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

平邱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武王亦即紂

於牧野而大城於郊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彼二王

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

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也將用之辭而

去莫知所在

向長傳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

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

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

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

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日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

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

慶

前書慶字子夏

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姓更故

逢萌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

○劉放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非逢也

家貧

給事縣為亭

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

曰

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

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

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

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

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

萌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子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

盎盆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

因遂潛藏及光

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

在今萊州卽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

養志脩道

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
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
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
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
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
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尙不知方面所
在安能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時人謂之論○劉放曰案謂之論曰避世

家賣買之價○劉放曰案謂之論曰避世

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

周黨傳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

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

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

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

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便輟講

故襄公讐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
 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
 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
 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
 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
 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以待見也○劉敞曰注服此尙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
 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
 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

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鴈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傳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

以其形貌求之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

素舊遣使奉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

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

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

為三公甯小差否子道曰位

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

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

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

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

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

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

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

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

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
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
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
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
州富

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
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

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名爲嚴陵釣壇也

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傳

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紛綸猶浩博也

性清高未

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

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

之丹不得已旣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

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

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

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

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脩遠少昊金

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甯州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

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

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

燒者問所去失也去亡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

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
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
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
節多欲女之

以女妻人曰
女音尼慮反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
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
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
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
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

集兮東南心惛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

爾雅注惛怛憂也菲菲高

下不定也惛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

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哢哢

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

則人不服哢音延讒言捷急之貌

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賢

建立也言

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尙賢德

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

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

舍其車而就舟船而

過季札兮

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光貌

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

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

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

茂盛也臭敗也

悼吾心

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委結懷恨也究窮也

口囁囁兮余訕嗟悵

恇兮誰留

訕謗也鄭元注禮記曰恇恇恐也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

廡下

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

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

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

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

相近

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

葬畢妻子歸扶風

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

遊思恢作詩曰烏嚶嚶兮友之期

毛詩曰伐木丁丁烏嚶嚶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

人遂不復相

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

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

專精誦讀書

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

天暴雨而鳳

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

悟之其後遂

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山在今唐州湖陽縣

西北酈元注

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劉放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

日正文按教

可去教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

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

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
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
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諡宣侯即暉之父也嘗以

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

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

陽洗耳恥聞禪讓

許由隱於穎陽聞堯欲禪乃臨穎而洗耳

孤竹長飢羞食

周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

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
晦泥汙之下心名猶且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
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跡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

佟音大冬反

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

武安縣之山也

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

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

嵇康高士傳曰刺史

執棗栗之贄往

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

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

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

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

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音乃賀

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

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

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

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

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
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
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傳

矯慎字仲彥

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

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

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

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

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

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汝南

在扶風之東

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

養人施於為政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

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

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

之君

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哉○劉攽曰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案文多豈若二人

字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

列僊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

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

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

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

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

迎汝以赤龍至時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

不濟書卷一百三 及在

十三

八三三

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
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
瑤隱於沂山以免罝為事罝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罝后
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
不好德賢人衆多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故瑤以為事焉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
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
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憇驢鳴憇音虛記反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

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傳

法真字高卿

高一作喬

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

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

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

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

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

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懼音紀具反

辟

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

四業

謂詩書禮樂也

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

之高蹤不為元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

毛詩曰袞職有闕謂

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

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

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

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

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尙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甯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也

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

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

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日臯陶廷堅不祀忽諸

德之不建人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

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

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日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

所終

龐公傳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

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

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

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

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

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

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未嘗入城

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

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

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

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柯太守○劉放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

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

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

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疏逸情雲上道就虛

全事違塵枉遠遠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嚴光傳字子陵一名遵○何焯曰遵君平名也史家誤
仍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校之耳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會稽典綬米有提類則與之語不以前書其
 如汝對字千類一各德。所學日愈深平各也史來時